

浅探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创作时期冯友兰的哲学观

肖 湘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 在上个世纪 20、30 年代创作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 是学界公认的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实际成立的标志性事件。冯友兰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贡献“三史释古今, 六书纪贞元”。其中三史的第一史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所作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 这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那么在这一创作时期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是什么样的呢。本文就是以冯老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为对象, 来探析这一时期冯老的哲学观。本文将从何谓哲学和哲学的性质两方面来探究冯老的哲学观。

关键词: 冯友兰 哲学 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E

我们要认识一事物, 首先得对这个事物的定义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即该物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研究和认识该物。这是我们认识的普遍逻辑顺序和路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也是遵循这一理路的。他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就明确提出了要谈中国哲学史, 首先要先弄清“哲学”是什么, 然后才能进一步认识“哲学史”、“中国哲学”, 进而开展“中国哲学史”的写作。¹笔者现就从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为主并结合其他相关著述与材料, 来对冯友兰作《中国哲学史》时的哲学观做一番梳理研究。笔者将主要从: 何谓哲学和哲学的性质两方面来探析冯友兰的哲学观。

(一) 何谓哲学

关于何谓哲学这一问题, 笔者主要遵从冯之理路, 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对哲学一词的内容和范围的界定, 即对哲学的定义; 二认识哲学的方法; 三是探讨中国有无哲学。笔者分别就这三个方面分论如下:

1、对哲学的定义(内容及范围的界定)

中国本来没有哲学这一名词, 它是一个西来的名词。冯友兰利用所学的西学知识, 对哲学一词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而详细的界分。冯采取的是三分复又二分的分法。首先他说明了哲学一词并没有固定含义, 我们只能就其在西方得到的普遍认识而说明之, 并且哲学一词在西

¹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 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第 3 页。

方的普遍认识亦有从古至今的变化发展，其最初内容是古希腊时期的三部分内容：物理学（Physics）、伦理学（Ethics）、论理学（Logic），其内容不断扩展延伸，用近代术语论说则是：目的在于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的——宇宙论（A Theory of World）、目的在于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的——人生论（A Theory of Life）、目的在于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的——知识论（A Theory of Knowledge）。²冯友兰对此三部分内容，又对其中每一部分内容细化之而复分为二。他将宇宙论复分为本体论（Ontology）和宇宙论（狭义的）（Cosmology）；将人生论又复分为心理学和伦理学（狭义的）、政治社会哲学等；将知识论复分为知识论（Epistmology）（狭义的）和论理学（狭义的）。³并明确界定了其各部分的具体内容。他说宇宙论中的“本体论”是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的，宇宙论中的另一部分“宇宙论”（狭义的）（Cosmology）则是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的。这两方面是围绕世界的本原及其归宿来探讨的，是古希腊哲学探讨的核心内容。哲学的第二部分内容人生论，其中的一方面心理学，是研究的是人究竟是什么，即回归人自身探讨人之为人的内容及原因；另一方面伦理学（狭义的）、政治社会哲学等，则是研究人究竟应该怎么，即人究竟应该怎么做人的问题。最后哲学的第三部分内容知识论中，知识论（Epistmology）（狭义的）是研究知识的性质，而论理学（狭义的）则是研究知识的范围的。冯友兰并且强调了哲学的三部分内容，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分立、隔绝的。他认为它们是互相联系着的，并举例对其进行了说明。⁴以上是冯友兰根据其中西学知识，通过对哲学进行分类以显示哲学的内容。他之后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亦是通过对框架和标准，来对中国文化进行选材取舍的。

同时，冯友兰还认为哲学是理智的产物，哲学与其他科学就本质来说是一样的，都是“写出或说出之道理”，他认为无论科学还是哲学，“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⁵这体现了冯友兰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玄论战”中，对哲学（玄学）与科学的关系所持的观点，也显露出冯友兰对哲学的理解，体现了其哲学观。

2、认识哲学的方法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的第二和第三部分集中论述了，研究哲学所用的方法——即逻辑的、理智的方法。他认为，说哲学之方法是直觉的、反理智的是不对的。他承认直觉、顿悟和神秘经验等方法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它们不能算作研究哲学的方法。他认为哲学是以严刻的理智态度写出或者说出的道理，是使人成立一个道理，而不是得到一个经验。⁶因此直觉的、反理智的经验不能算作哲学。冯友兰认为既然哲学是“写出或说出之道理”，而道理就是一个判断，判断又必须符合逻辑。因而，我们研究哲学也应该用逻辑的、理智的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4页。

⁵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4-5页。

⁶ 同上

科学方法。他在绪论当中明确说道：“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他并且说明了，无论你承不承认逻辑及科学方法，你的言论都必须依照逻辑及科学方法来表达。⁷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用科学的方法在思想的，这里不存在你用不用此种方法的问题，而只存在你用此方法的程度问题。所以冯友兰认为研究哲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即逻辑的、理智的方法。

冯友兰并且具体论说了如何运用逻辑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即阐述了哲学研究中论证的原因及其重要性。他在绪论中第三点“哲学中论证之重要”中用逻辑的方法具体分析了哲学的特点。冯说：用逻辑的方法来分析，哲学包括两个部分：断案（既我们所说的判断）和前提（即我们所说的原因）。⁸他并且准确地分析了哲学家之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哲学家之所以成为哲学家，就是因为哲学家不仅和普通人一样对宇宙人生有自己的见解，最重要的是他们能自觉地去对自己所持的见解寻求理由，加之说明。也就是说对于宇宙人生，哲学家不仅有判断，而且还积极探索并说明得此判断的原因；而普通人一般可能也有自己的判断见解，但是他们往往都会蔽于自己的见解，走不出来去探索之所以得此见解背后的深入原因。⁹另外，哲学家要寻找得其见解的原因并说明之，那么就必须要用逻辑论证的方法来证明其成立，否者也不能成为哲学家了，只能算是具有成为哲学家的潜质罢了。所以冯友兰说：“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是也。¹⁰他并且举了荀子和孟子的话来加以说明，辩的原因和作用——即论证的必要性和作用。因为如果你只实行你的道理，那不去论证一哲学的道理也没关系，自己默默地践行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成立一哲学的道理，那么即使你并不是争强好辩的人，也必须去充分的辩，即说明和论证自己的道理，成哲学家之哲学。而一旦你欲辩，则必要用到逻辑的方法。冯并且强调了你在辩的过程中或者会出现逻辑的谬误，但是这并不影响逻辑方法的使用。因为，这里只存在你能运用逻辑方法程度的高下问题，而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因而，可以说科学方法，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分析方法是研究哲学的必用之法。而冯友兰本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并且一以贯之的运用在他的哲学史写作之中。

3、中国有无哲学

前面我们梳理了冯友兰对于哲学这一西洋名词内容的界分，这是他写作《中国哲学史》的逻辑起点。有了对哲学内容的明确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探讨中国有无哲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是有类似于西洋哲学名之者的内容存在的，即所谓“哲学”者。但是由于中西文明的差异，中国的“哲学”同西洋的哲学肯定不会是完全同一的。这内里存在着很大的复杂性，且不是本文的主题所在，故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绪论中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论述了中国的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特点。现分论如下：

⁷ 同上

⁸ 同上

⁹ 同上

¹⁰ 同上，第5页。

（1）中国的哲学

在冯友兰看来中国的哲学就是，“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¹¹即他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哲学（一个来自于西洋的名词概念），一个是中国（指出研究的适用者）；合起来中国哲学即是指的：把哲学一词用在中国身上，即在中国身上找出适合哲学内容的东西而论述之，就是所谓的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家，就是用西洋所谓的哲学家之名可适用的中国某种学者。¹²因此从词源上看，中国哲学一词实是中西合璧而创立的一个名词。

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中，是有能与西洋所说的哲学研究的对象相类似的内容的，如：魏晋玄学、宋明道学及清人的义理之学。此三者是能与冯友兰承孟太葛（Montague）先生而对哲学的三分：宇宙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论）的内容约略相当的。冯举例论述之：例如义理之学中研究天道的部分，就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之宇宙论；其研究性命之部分相当于西洋哲学人生论部分。冯友兰并且指出方在方法论部分，虽然中国思想史之子学时代的名家有相应的言说，但是宋明之后就无专门的研究者了，也就是说西洋意义上的方法论在中国也曾有类似的内容，但是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承继与研究。且义理之学中的存在的方法论，亦不是西洋哲学所谓的求知识的方法，而是求自身修养之方法。¹³因此，可以看出在冯友兰看来，中国文化中是存在着有关于宇宙论和人生论的相关内容的，但方法论（知识论）部分则不甚发达。而中国文化之不重视方法论（知识论），恰是中国哲学的弱点之所在，冯友兰在绪论中有专门论述，笔者在后文会有说明。

冯友兰在绪论中论证了为什么要用西洋的哲学来作中国的哲学史，而不作中国之义理学史或者作一西洋义理学史。在冯友兰看来，在理论上作中国义理学之史和西洋义理学之史都是可能的，但是就事实层面来看，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近代学术起于西方，如果用义理之学来限定和研究中国或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学问中的某部分，则这些学问在近代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近代学问之间的关系就不易知晓了。而如果用哲学一词，则无以上两方面的困难。¹⁴所以冯友兰用哲学来作中国哲学史，而不是义理学来作中国义理学之史或西洋义理学之史。

（2）中国哲学的特点

前面论述了中国的哲学存在的事实，现在就进一步来看中国哲学都有哪些特点。冯友兰在绪论第五部分明确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弱点及其原因。前面说了，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成立一个道理，并运用逻辑的科学方法论证之。而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的最大弱点就是，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并不注重对其哲学作系统而详密的论证和说明。因此中国的哲学常给人一种错觉，即中国无哲学。冯友兰就明确指出中国并非没有哲学，不是中国哲学家不能作，而是由

¹¹ 同上，第6页。

¹² 同上

¹³ 同上，第5-6页。

¹⁴ 同上，第6页。

于各种原因导致中国哲学家不愿意这样作。即非不能也，是其不为也。¹⁵

首先，从为学的动机来看，西洋哲学家大多是为了追求知识，为成立自己独特的哲学系统，辍笔不耕地论证说明自己的哲学所见，往往著作颇丰且详尽；中国哲学家则没有把目光放在为知识而求知识上，中国哲学家更为注重的是内圣外王的自我修养、践行之道，而不特注重著书立说。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他们人生的最高追求是“实有圣人之德，实举帝王之业，成所谓圣王”。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如果“不能实举帝王之业，以推行圣人之道，”最后“不得以然后退而立言”。¹⁶因此，在中国哲学家那里著书立言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倒霉的事。再加上，中国古代写书所用的竹简甚为繁重，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所以，中国古代学者们养成了言简意赅的著书习惯，一般只写出结果，而无详细的论证说明过程。这与西洋学者正好相反。这一内一外的原因，正是造成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哲学的“哲学”色彩不浓，不易被人认知其有“哲学”的原因。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导致其自身的弱点。¹⁷笔者认为这是从西学为认识主体的角度来说才存在这一弱点，这是西学不能以“同情之了解”来认识中国哲学的困难，而不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弱点。（西人正是由于这种一开始就没有能够用“同情之了解”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才导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无哲学。）之所以说其为弱点，是因为对方在认识上的困难，使其成为他们认识中国哲学的弱点，而对于中国哲学自身而言，这反而是其特点所在。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外人认识你有困难，就否定你自身的特点，不能本末倒置。

其次，从侧重点来说，西洋哲学家注重人有什么（即外在的寻求能得到什么）；而中国的哲学家注重人有什么（即内部的修为使自己成为什么）。这其实反映出中西哲学人生目标和价值观的差别。中国人注重内求于己，人生最大的目标通过道德的修养以求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外求于知，人生最大的目标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成就大事业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前面说了中西哲学的不同处，一个是为学动机不同，一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接下来，要说的是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即冯友兰先生特别强调的研究哲学必须用到的逻辑的科学方法，在中国哲学身上的运用情况如何。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第五部分的后半部分，特别说明了中国哲学对于知识论和逻辑方法的运用情况及特点。上文已经论述，他认为中国哲学确实不注重哲学三大部内容中的第三部分内容知识论，即不注重知识论（狭义的）和伦理学（狭义的）（即逻辑论证）。他认为中国哲学不注重知识论（狭义的），是因为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中国哲学家“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即“我”与“非我”并未完全分开。而知识论（狭义的）问题存在前提是，“我”与“非我”分离，即天人分离后才得以产生的重要内容。即知识论（狭义的）问题在中国，

¹⁵ 同上，第6-7页。

¹⁶ 同上第6页。

¹⁷ 同上

并没有能使其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与空间。再就是知识论的第二个部分伦理学（狭义的）即逻辑论证方面，中国哲学亦不发达。前文已经论述，冯友兰指出了中国哲学家不注重著书立说。除了先秦的名家外，几乎没有人对“逻辑学”（即冯友兰说的“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进行专门研究。所以在中国逻辑亦不发达。¹⁸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对于西洋哲学的三大部：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三方面皆不甚发达。但是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特点，其关于自我修养的方面是极为发达的。这是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亦是其对世界哲学贡献，有其值得其他文明学习的地方。

（二）哲学的性质

关于哲学的性质的问题，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绪论第六及第七部分有较为集中的论述，笔者对之加以整合分析，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看这一问题：一是哲学的主观特征；二是哲学的客观特征；三是哲学主客特征之间的关系。笔者分别就这三个方面分论如下：

1、哲学的主观特征

冯友兰认为哲学家的哲学中之各部分并不是各不相关的。相反，他认为一哲学家之哲学系统正如枝叶扶疏的树一样，其中的枝、叶、根、茎等各部分是首尾贯彻，打成一片的。¹⁹他认为哲学是一个即是“一”，又是“多”的系统。正如树一样，就树的整体观之，树自身是“一”是一整体；而换个角度，具体观之，则树又是由根、茎、枝、叶等各部分合尔组成的，即由“多”构成的。“一”是哲学的本然，“多”是哲学的实然；本然是哲学之自身，而实然则是哲学的显现。²⁰显现哲学自身的哲学系统或哲学体系，是哲学家的工作。但是，哲学家创立的哲学系统或体系，总是免不了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影响。主观方面例如：哲学家个人的气质和性格等、荀子对先秦各学派作的总结时所说的哲学家之“见”与“蔽”。冯友兰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性情气质之说的影响，并对这一观点一以贯之使用着。冯友兰在绪论中引荀子所述的“见”与“蔽”同詹姆斯的性情气质说来相互论证比较。²¹冯以此来说明，哲学家之哲学与哲学家自身的性情气质（即人格）和个性是有很大关系的。这就是哲学的主观特征，即一哲学家之哲学总是免不了会受该哲学家自身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不能做到完全客观的研究。冯友兰在绪论中指出：“盖一切哲学问题，比于各科学上之问题，性质皆较广泛，吾人对之，尚不能作完全客观的研究。故其解决多有待于哲学家之主观的思考及其‘见’。故科学之理论，可以成为天下所承认之公言，而一家之哲学则只能成为一家之言”。²²哲学家创立自己的哲学，是哲学家直接观察实际的世界和人生，从而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作出全面思考，得出自己所“见”，并论证说明。冯友兰认为因为哲学家的“见”不同，所以其各自论证的道理即哲学就各不相同。所以，从一

¹⁸ 同上，第6-7。

¹⁹ 同上，第7页。

²⁰ 参见高秀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六月第一版，第24页。

²¹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8-9页。

²² 同上

定意义上来说,哲学家之哲学就是其个性的呈现。而且他还指出“有时哲学中一问题之发生,或正以其研究者之人格,为先决条件。有些思想,只能在某种心理状况中发生。”因此他才引海佛定的话说“故研究者之人格,乃决定其思想之方向,而或不自知”。²³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教程》中曾说过:“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个性的创造物;在这方面这哲学与艺术作品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且也必须从创始人的品格的观点来作如是的理解。”²⁴这种对哲学的主体性的认可,正是对哲学特质的把握。

2、哲学的客观特征

冯友兰不仅注重哲学的主观特征,而且也重视哲学的客观特征。他在其《中国哲学史》绪论中明确指出,研究哲学,除了关注哲学家自身人格个性方面,同时也要十分注重哲学家所处的“时代之情势”及其“各方面之思想状况”。也就是既要做到“知其人”,同时也要“论其世”。²⁵只有做到“知人论世”,才能对一哲学家之哲学,真正得到一个较为正确而全面的认识。而论其世就是对哲学家客观方面的内容有一个整体把握,例如:大的如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小的如其自身的成长经历、家庭状况、求学经历等等。冯友兰认为哲学家的思想是要受其物质、精神等各方面条件限制影响的。因而,我们无论研究某个时期的哲学还是一哲学家个人的哲学时,都不能孤立的来研究,而要结合其所处时代的具体历史情况、及其有关各方面作一全面客观的认知与分析;再结合该哲学自身的特点,这样方能对其做到较为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因此,哲学的客观特征亦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

3、哲学主客特征之间的关系

虽然哲学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对哲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冯友兰对待二者还是有差别的。在他看来,主观性是哲学的内,客观性是哲学的外。主观性是哲学之所以存在的本质所在,客观性则是哲学为什么这样存在的原因。所以他特别地强调哲学的主观性,而一般地强调哲学的客观性。²⁶其实在冯友兰看来,这二者也是互相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以他在绪论中说:“一时代之情势及其各方面之思想状况,能有影响于一哲学家之哲学”,同时“一哲学家之哲学,亦能有影响于其时代及其各方面之思想”。即“历史能影响哲学;哲学亦能影响历史”。²⁷所以,虽然这两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研究哲学,这两方面皆不可偏废。

²³ 同上

²⁴ 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页。

²⁵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9页。

²⁶ 参见高秀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六月第一版,第26页。

²⁷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9页。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 绪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 [2] 高秀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六月第一版。
- [3]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A Tentative Probe into Feng Youlan's Philosophy in the Two Volum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Xiao Xiang

(Hunan university ,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Mr. Feng Youlan,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philosopher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wrote two volum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and 30s of the last century. It is a landmark event actually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Mr. Feng Youlan summed up his life's academic contribution: "Thre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ancient and modern, six books, Ji Zhenyuan". Among them, the first history of the Three History is the two volum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made in the late 1920s and early 1930s.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So what kind of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Mr. Feng Youlan was in this creative period? This article analyzes Feng Lao's philosophical view of Feng Lao's two volumes of Chines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Feng Lao's philosophical view from what is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Keywords: FengYoulan; philosophy; the theory of philosophy